

吉林
轻文学



爱之0
水晶3
系列8



晴天 有雨， 余生 有你

QINGTIAN YOU YU
YUSHENG YOU NI



旧时光还未酿成蜜糖

就被愤怒地尘封在记忆的箱笼

对不起还未发出声响

已被时光洪流毫不留情地卷走

当大雨淋湿晴天，

她的头顶是否会出现保护伞？

他又能否看到盛夏繁星？



成长日志，缺少了母亲的音容笑貌，
趁刺董，找到的却是无法面对的真相。
的最后一通电话；
一次次的不告而别……
藏着怎样的秘密？

新晋青春暖伤系作家

奉上暖心里的星光

点亮你的微暖青春

六夏

著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意林
轻文库



恋之水晶
系列

038



晴天
全

月你
六夏 著

吉林摄影出版社
· 长春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晴天有雨,余生有你/六夏著.--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2018.11

(轻文库·恋之水晶系列;038)

ISBN 978-7-5498-3853-0

I. ①晴… II. ①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41723号

晴天有雨,余生有你

Qingtian You Yu, Yusheng You Ni

著 者	六 夏
出 版 人	孙洪军
总 策 划	安 雅 张 星
品 牌 主 编	非 非
责 任 编 辑	施 岚 胡晓路
图 书 统 筹	米 修
特 约 编 辑	张雅琴
绘 图	E.Pcat
书 籍 装 帧	胡静梅
美 术 编 辑	王周益
开 本	700mm×1000mm 1/16
字 数	300千字
印 张	11
版 次	2018年11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吉林摄影出版社
发 行	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:130062
电 话	总编办:0431-86012616 发行科:0431-86012602
网 址	www.jlscbs.net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晟德(天津)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3853-0

定价:2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务部联系,联系电话:010-51908584

目 录



001 楔 子

003 第一章 像野草一样生活

035 第二章 来自黑夜的孩子

063 第三章 那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少年

091 第四章 抓住线索的尾巴

125 第五章 若隐若现的真相

145 第六章 被重新定义的关系





楔 子 

Q i n g t i a n Y o u Y u , Y u s h e n g Y o u N i

凰城的冬天，总会让陆星辰格外怀念那个村子。

屋檐外的天空一片灰白，云层厚重，校园里的树木依旧葱郁，大风肆意刮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阵阵阴冷。

刚盛好开水的保温杯冒着腾腾热气，陆星辰对着杯口吹了吹，正要喝，就听到一个不太友好的女声：“你和肖雪泥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。”

走廊上人来人往，她侧目稍稍扫一眼来人，后退几步，给对方腾开接热水的位置，险些让几个正在玩闹的男生撞翻她的杯子。

“虽然你不介意她对你做的那些事情，愿意原谅她，但不代表她会感激你。”女孩见她没反应，一边接水一边继续说，“你别忘了，谁才是她最在意的人。”

陆星辰愣了愣，抬眸望向身边的女孩。“最在意的人”这样的句子落在耳朵里，那感觉就像是咀嚼着未熟的柠檬，果汁流进心里，说不出地酸涩。

这是多么讽刺的笑话啊。

“谢谢。”陆星辰欣然接受女孩的“提醒”，弯了弯嘴角。

陆星辰的笑容很浅，浅到让女孩十分不满。

她望着陆星辰的背影，声音陡然提高了八度：“你敢说你和夏樊之间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”

陆星辰骤然停下脚步，握紧手里的保温杯，因为用力过度，指尖泛白，关节分明。

“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”

“你瞒了她那么久，就不怕我告诉她真相吗？”

女孩的咄咄逼人，让陆星辰无法一走了之。

因为她怕，怕自己小心翼翼维持着平衡的天平倾塌，怕自己用心呵护的友谊破碎，怕自己再回到很久以前……

陆星辰不想再失去任何人了！

“不是你想的那样！”她神色慌张地转身，紧紧地盯着一脸胜利表情的女孩。

寒风扫过走廊，一阵刺骨的寒。

陆星辰缩了缩脖子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她向来不爱言及自己的事情，也不关心不熟悉的人如何看待她，任往事在心底翻天覆地，也绝口不提。

何况她与夏樊之间的关系，并非三言两语就能道明，如果非要解释，一切都得从那个村子开始讲起……



第一章 

像野草一样生活

Q i n g t i a n Y o u Y u , Y u s h e n g Y o u N i



陆星辰第一次见到夏樊的场景里，既没有偶像剧里的浪漫情节，也没有如同从漫画中走出来的翩翩少年，只有一弯清月和几点星子，亮得耀眼。彼时，在十岁的陆星辰看来，同龄的夏樊不过是一个跟着父母从城里到村子探亲的小胖子，他的表情痛苦而滑稽，嘴里还说着令人尴尬的句子——

“喂，你知不知道公共厕所在哪里？”

陆星辰看了看夏樊身后那辆从城里开来的私家车，迟疑了一会儿才面无表情地盯着夏樊说：“我们这里没有公共厕所，只有茅房。”

她的语气带着明显、刻意的疏离。

“没关系，茅房也是厕所！”因为是冬天，男孩皱成一团的脸被冻得通红，加上他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弯着腰，双手捂着肚子，就像一个球。

不管怎么说，城里的孩子看上去总是比村里的孩子要干净些，他们的身上总有一种令村里的孩子羡慕的“高级感”，哪怕此时眼前的男孩与陆星辰站在同一个空间里，仅仅隔着一米远的距离，陆星辰也能从那一米的距离里分解出越来越多的自卑情绪。

但她不为之羞耻，反而坦言：“这里的茅房都很脏很臭。”

“哎呀，哪有厕所不臭的！”

“还有苍蝇飞来飞去……”

“冬天哪儿来的苍蝇？就算有也没关系，请你赶紧带我去吧！不然我真的要就地解决了！呜呜……”

原本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的陆星辰狠狠瞪了夏樊一眼：“你敢脱裤子试试！又没说带你去！”

男孩却不介意她的坏语气，捂着肚子感激地说道：“谢谢你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名字？自从一个多月前妈妈突然消失之后，她的名字总是出现在那些不讨喜的句子里：“陆星辰就是那个被妈妈抛弃的女生啊”“陆星辰的妈妈就是不要她了才消失的”“陆星辰就是没妈的孩子”……她的名字已经成为暗号一样存在，招来的全是不友好的嘲笑，导致她不敢再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。

所以，她总是默默地和别人保持着距离，宁愿交不到朋友，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名字。就像现在，她一声不吭地把夏樊带到茅房后，就转身跑回了家。



令陆星辰意外的是，她站在家门口，竟然闻到了久违的饭菜香，就像习惯了阴雨连绵的春天，突然看到温暖的太阳从东边升起，心情就会变得出乎意料地好。

她轻手轻脚地打开门，屋里的一切还是昨天刚收拾完的样子，地板上和沙发上都找不到爸爸的影子，只听见厨房传来一阵细细的水声。

“星辰，回来了啊！快去洗手吃饭吧！”陆星辰抬头就看见爸爸一脸慈爱地端着饭菜走向餐桌，她忍住心中的喜悦，立刻点了点头，乖乖去洗手。

坐到饭桌前，陆星辰看到了自己最爱吃的葱花蛋，她有点儿激动，忙用筷子夹了一大块。

“爸爸知道星辰爱吃，特地做给星辰吃的。”陆金爱怜地揉了揉陆星辰的脑袋，关心地问，“今天在学校怎么样？同学们有没有欺负你？”

比起这些关心她的话，陆星辰更希望爸爸告诉她，妈妈为什么会突然消失，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，是因为不想要她了才离开的吗？

“爸爸，同学们都问我，我妈妈去哪里了……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他们就说是我妈妈不想要我了，才故意躲起来的……”陆星辰低头咬住筷子，眼圈发红。

她讨厌被人这么说，更讨厌自己无法辩解。

陆金闻言有些沮丧，显然是有所隐瞒的：“他们胡说！星辰，你要相信，爸爸妈妈都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，不会不要你的。”

爸爸已经说了太多类似的话，陆星辰忍不住失望和难过，可她又不愿意破坏这好不容易和没有醉酒的父亲相处的时光，于是乖巧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比起知道真相，她更害怕因为不听话，爸爸也会离开自己。

陆金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星辰，那是你的新朋友吗？”

陆星辰闻声望去，竟然是刚刚那个小胖子！此时那小胖子在她家门口站得笔直，两只圆溜溜的眼睛正可怜巴巴地望着她。

他怎么跟来了？陆星辰从心底涌出一阵不悦，像是被人跟踪窥视了自己的秘密一样，她飞快地跑到门口，凶巴巴地问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男孩第一次遇到这么凶的女孩子，愣愣地望着她：“我喊你，你没应我，我出来就看到你走远了，再然后我就追来了。”

“哦！那你回去吧，我要吃晚饭了！”

“我可以等你，我……我不记得回去的路了。”

他不认得路也在陆星辰的意料之中，那段路虽然不远，但绕来绕去的，不熟悉的人

很容易迷路。

当她还在纠结要不要先送小胖子回家的时候，身后传来爸爸热情的声音：“是咱们星辰的朋友吗？既然来了，那就进来一起吃饭吧。”

“好呀好呀！谢谢叔叔！”

“爸，他可是城里来的孩子！”

两个孩子不约而同地说道。

“城里来的啊……”陆金一时有些犹豫，他知道城里人吃东西很讲究，这个不卫生那个不干净的，万一被扣上给人家小孩儿乱喂东西吃坏肚子的罪名就糟糕了。

可夏樊已经大步迈进门，坐在饭桌边津津有味地吃上了：“叔叔，你们家就吃两个菜吗？好少啊，不过很好吃！”

陆星辰瞪大了双眼，没有想到这小胖墩儿这么不见外，见他飞快地往自己嘴里塞葱花蛋，她急得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手，生气地说：“不准吃！”

她不是不懂得分享，而是这样平静的时光对她来说简直是一件奢侈品。年幼的夏樊无法理解她的心情，只觉得她小气，连陆爸爸也不明白她的斤斤计较。

“星辰！来者是客，你看他吃得多开心啊，就随他去吧。你那么爱吃葱花蛋，下次爸爸再做给你吃就是了。”陆金想起自己的妻子白然也是城里人，看小胖子的眼神又多了几分慈爱，他心里很清楚，并不是所有城里人都那么难相处。

“可是……”陆星辰咬着唇不情愿地松开手。下次要等多久？你还会不会像之前那样每晚喝得烂醉如泥？会不会因为喝醉了而对我破口大骂？

陆星辰越想越难过，看着夏樊笑得心满意足的样子，恨得牙痒痒：“死胖子！”

尽管她的声音很小，夏樊还是听到了。

男孩迎上陆星辰愤怒的目光，依然笑得灿烂：“我不叫死胖子，我叫夏樊，夏天的夏，樊……”

夏樊突然不知道该如何介绍自己的“樊”字，这个字对他来说有点儿难。他想了很久，继续说：“‘樊’就是上面两个‘木’字和两个乘号，下面一个‘大’字，你认识这个字吗？”

十岁的陆星辰不认识这个复杂的字，不想眼睁睁地看着爸爸做的菜被他一一消灭，咬牙切齿地问：“你走不走？”

“去哪儿？”夏樊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，还不忘夸陆爸爸一句：“叔叔，您这葱花蛋做得太好吃了！”

“我带你回去！”陆星辰一边说一边用力扯着夏樊的衣服往门口走。



“哎哟，我自己会走，别扯……”夏樊挣扎着，也不生气，脸上还挂着浅浅的笑意。

陆星辰不理他，一直板着脸。

两个人走出一段距离之后，她才松开他的衣服。

夏樊歪嘴一笑，问：“你是叫星辰吗？星辰的星，星辰的辰？”

陆星辰不想理他。

“是不是？你不说肯定就是了！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摘星辰！”说完，夏樊故意用手扯了一下陆星辰的袖子，见她走得更快了，他赶忙追上去，又扯了一下陆星辰的袖子。

他以为自己的举动可以逗女孩子开心，却不料惹得陆星辰大怒：“你干吗？”

夏樊愣了愣，换上一副讨好的笑容：“摘星辰啊！”

继而他遭到陆星辰的白眼：“有毛病！”

夏樊没有任何收敛，好脾气地问：“我刚刚没看见你的妈妈，你妈妈呢？”

“喂，你走慢点儿嘛，为什么生气啊？”

“星辰！等等我……”

……

夏樊有一搭没一搭地和陆星辰说话，陆星辰始终没有吱声。她不全是因为生气，只是听到“妈妈”两个字，她就难过。

在她的记忆里，妈妈白然是个很漂亮的女人，村子里的人都夸白然不仅人美，还特别好相处。就在不久前，妈妈和她约定好了，只要她期中考试考了满分，就会带她到城里的游乐园，坐电视里看到的旋转木马和碰碰车。可是等陆星辰拿着满分的卷子跑回家时，妈妈却没有像以往一样笑着迎出来抱住她。陆星辰坐在门槛上从天亮等到天黑又等到下一个天亮，再也没有见过妈妈。没有人告诉她妈妈去哪儿了；妈妈为什么要离开；什么时候会回来……从那以后，她几乎每天回家看到的都是父亲酒醉后折腾出来的一片狼藉。

“喂，你怎么哭了？”耳边的声音把陆星辰从回忆里拉了回来。

陆星辰本能地摸了摸脸颊，原来真的有流泪，被陌生人目睹自己怯懦的一面，让她有些难堪。她拉下一张脸，拒绝别人探询她的心事：“关你什么事？”

夏樊“哼”了一声，摸了摸鼻子：“不就是吃了你家的一点儿饭吗？待会儿我给你拿好吃的弥补就是了！”



“不要！”她不要什么好吃的，只想要妈妈回来。

“为什么？我又不是坏人！”

“就是不要！”

“至少你也假装开心一下啊！”

陆星辰突然觉得身边的胖子又吵又烦人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

“你这人真无趣！脾气这么大，肯定没有人愿意和你做朋友，小心长大了没人娶哟！”

肯定没有人愿意和你做朋友。

就像被人不小心踩到了尾巴一样，身体的某处传来一阵阵生疼，陆星辰涨红了脸，猛地回头冲夏樊大声吼道：“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烦不烦啊？”

夏樊显然被吓到了，心虚地嗫嚅道：“我开玩笑的，别……”

“生气”两个字还未说出口，陆星辰已经跑开了，夏樊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叫她的名字，但陆星辰始终没停下来。



陆星辰一口气跑回两个人最初见面的地方。

“星辰！”夏樊终于追上她，一把抓住了女孩的手，“你等会儿，我去给你拿好吃的。”

陆星辰低着头，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只白白胖胖的小手，以及那个分外干净的袖口，忽然觉得非常刺眼。

夏樊的羽绒服是白色的，连小孩子经常会弄脏的袖口都没有半点儿污渍。陆星辰再看看自己的手，皮肤明显粗糙黝黑，因为经常干活，她红色的棉衣袖口还残留着昨天晚上被柴炭划过的痕迹。

这样干净的夏樊和狼狈的自己，就像两个黑白分明的世界，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，从心底油然而生的自卑让她更加讨厌眼前的这个男孩。她猛地抽回自己的手，既害怕被夏樊看到她不够干净的袖子，又害怕自己会把那种羡慕和嫉妒的情绪无限放大。

陆星辰正要转身跑掉，就听到一个温柔的女声：“夏樊，你去哪儿了？”

“妈妈，我迷路了，是她带我回来的。”是夏樊欢快的声音，以及他密集的脚步声。

听到“妈妈”这两个字，陆星辰忍不住回头看去，瞬间被惊艳到了。



那是她第一次见到比母亲白然还要漂亮的女人，精致的五官勾勒出一张温柔动人的脸庞，她看着女人弯下腰亲昵地搂了搂夏樊，是她熟悉的像白然一样温柔的动作，带着满满的宠溺。

夏樊贴着母亲的脸说：“妈妈，我想拿点儿零食送给她可以吗？她好可怜，家里只有她和爸爸两个人。”

稚嫩无邪的声音，带着满满的怜悯与爱心。

可对陆星辰来说，这不叫善良，这些话和学校里的同学嘲笑她时的语言无异，都像细细的针直戳她的心脏，疼得她措手不及，使她勃然大怒：“谁说我没有妈妈？我妈妈在城里的医院治病！你不知道就不要乱说！谁像你这种城里来的公子哥儿，做什么都要妈妈陪在身边！还什么都不会做！”

陆星辰不知道夏樊是不是真的什么都不会做，只是想以牙还牙，让他也像自己一样生气。

她也不清楚，“妈妈在城里治病”这个理由，是为了骗别人，还是为了骗自己！即使她每次面对别人的嘲笑，都娴熟地以类似的理由吼回去，可每一次，都会不由得红了眼圈，吼完就跑。

日复一日，在父亲的隐瞒中，有时候连她自己都相信了自己的谎言。

夏樊望着女孩跑进暮色里，她的背影单薄得像纸片，长长的马尾在脑后摇晃，仿佛下一秒，她就会被寒风吹走。而他的母亲也笔直地站在原地，看着陆星辰离开的方向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
直到夏樊委屈地扯着母亲的衣袖问：“妈妈，星辰为什么会那么生气？谁说我什么都不会，我成绩可好了，我还学会了妈妈教我做的菜！”

男孩越说越委屈，恨不得立即证明给女孩看，他并非一无是处。

可他的母亲没有心思安慰他，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，答非所问：“夏樊，你刚刚叫她什么？”

“星辰呀！‘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’的‘星辰’。”

“星辰？她该不会是白然的女儿吧？长得真像……”夏樊的母亲喃喃自语，清澈的眸间渐渐泛起了怜惜的眼波。

“妈妈，你认识星辰的妈妈吗？她的妈妈是真的生病了吗？”

“夏樊，如果这个星辰真的是我知道的那个星辰，她的妈妈可是个很善良的人呢，夏樊要向她的妈妈学习。”

“为什么要向她妈妈学习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

那天之后，陆星辰再也没有见过清醒的父亲，她又回到了那种被无尽的黑暗包围着的日子，害怕回家，更害怕不回家连父亲的安危都不知道。

寒假的前一天，放学回家的陆星辰意外地见到夏樊的母亲守在她家门口，像是为了等她。

虽然陆星辰不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，但夏樊的母亲看向她的目光，温柔至极，令她瞬间对眼前的人多了几分好感。

“你是星辰吧？我们见过的，我是夏樊的妈妈，你可以叫我汪阿姨。”汪如莞尔一笑，走近陆星辰，俯身帮她拨走贴在脸颊上的发丝，温柔地询问，“你爸爸在家吗？”

陆星辰不知道汪阿姨为什么要找爸爸，一想到爸爸可能又喝酒了，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家里的一片狼藉，她立即摇头：“爸爸不在家。”

“哦，这样……”汪如有些失望，试探性地询问，“那你妈妈呢？”

“妈妈……”这个问题令陆星辰慌了神，她很想说实话，又害怕遭到嘲笑，一时心慌意乱，絮絮叨叨地说着，“妈妈不见了……不是，妈妈在医院！嗯，妈妈在医院治病呢，对！是这样的……一定是这样的！”

“我没有骗你！真的！”陆星辰蓦然抬起头，睁着两只圆溜溜的眼睛望向汪如。

这一切似乎都在汪如的意料之中，她暗暗叹了口气，爱怜地抚摸着女孩的头顶，点点头说：“好，阿姨知道了！阿姨相信你。”

陆星辰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也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。

汪如离开后，陆星辰才打开家门，迎面飞来一个酒瓶子，幸好她躲得及时，酒瓶砸到门框上，碎了一地。

“都是我没用！都给我滚！”陆金张口就骂，摇摇晃晃地走向陆星辰，面目狰狞，“都怪我！是我没用，所以才留不住她！”

陆星辰惊魂未定，打算转身逃走时，看到陆金一个踉跄倒在地上，像是没了呼吸一样，一动不动，陆星辰不敢走，也不敢上前，就呆呆地站在原地。

“爸爸？”过了许久，陆星辰试探着喊了一声。

没有得到回应，她走近一步，又喊了一声，依旧没有得到回应。估计是睡过去了吧，不然就是……陆星辰不敢往下想，立马跑到陆金的身边，半跪在地板上将食指伸到他的鼻前，还好，只是睡着了。



陆星辰松了一口气，瘫坐在地板上拍拍胸口安抚自己。她看着满地的玻璃碎片和倒翻的酒瓶，立即起身把地板上的易拉罐捡起来堆积到屋里的角落，然后拿扫把扫玻璃碎片和地上的水渍。本来打算直接去做饭的，可是经过爸爸身旁的时候，她的心又软了下来，地板那么凉，如果他生病了怎么办？

在她小小的世界里，爸爸就是这样一个存在，她既怕他，又爱他，就像口渴的时候你不会拒绝一杯冷水，即使天气再冷水温再低，你也需要它。

陆星辰迟疑了一下，决定把爸爸挪到沙发上。可是，她没有想到在她费尽力气拖动爸爸的时候，爸爸醒了。陆星辰马上意识到事情不妙，直觉让她快速松开了手，试图要逃。

可她的右手已经被陆金死死地抓住，对方轻轻一甩，就把瘦小的她甩到了沙发的一端。沙发是木质的，扶手上没有放垫子，陆星辰的脑袋撞上沙发的扶手，磕得她生疼。

来不及叫出声，陆星辰就感觉喉咙已经被人掐得喘不过气来，睁开眼睛，她看到爸爸一脸狰狞地盯着她。

“爸爸……咳咳……”她的喉咙又疼又难受，说不出话，只能用尽力气去掰爸爸的手。

陆金仿佛没有听见她的话，一边掐着她的脖子一边恶狠狠地骂着：“陆金，你去死吧！你那么没用，连她都留不住，活着干什么？”

活着干什么呢？

陆星辰想，如果你不在了，那我该怎么办？

她曾怀疑过妈妈的离开是因为爸爸做了什么不好的事，可妈妈未离开的时候，爸爸是位和蔼可亲的乡村老师，很受人尊敬，村里人都叫他“陆老师”，妈妈也常说，爸爸教书的样子最认真最有魅力了，所以妈妈怎么会嫌弃爸爸呢？

虽然不知道爸爸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可是爸爸，星辰需要你啊，哪怕你做了些什么不好的事情，星辰也需要你啊！

陆星辰在男人越来越紧的力道中痛苦地挣扎着：“爸爸……我是……我是星辰啊……”

陆金没有清醒，还在不停地控诉自己：“都怪你那么没出息！都怪你！”

陆星辰求生心切，可当她看到父亲的眼泪落下来，忽然不想挣扎了。她红着眼眶，想：如果她死了之后变成天使，就能找到妈妈了吧？找到了妈妈，她和爸爸就不用那么痛苦了。

终于，她生无可恋地闭上了双眼，任由眼泪流淌，任由疼痛蔓延。

“星辰！”夏樊的尖叫声和盘子的碎裂声一齐传入陆星辰的耳朵。

很多年以后，陆星辰都忘不了曾经有个男孩像笨蛋一样奋不顾身地冲到她身边，又捶又咬地推开想置她于死地的男人，连脑袋不小心撞到茶几都忘了喊疼。

陆金猝不及防，被突然出现的夏樊推倒在一旁，醉醺醺的他还没爬起来，夏樊就拉着还在剧烈咳嗽的陆星辰逃走了。

跑出门口的时候，陆星辰把刚刚夏樊受到惊吓之后摔落的葱花蛋踩得面目全非，她匆匆回头瞥了一眼，还来不及去思考是怎么回事，已经被夏樊拉着跑远了。

“我跑不动了。”陆星辰终于在村子后面的山坡上甩开了夏樊的手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

“你爸爸应该不会追来了吧？”夏樊气喘吁吁，席地而坐。

陆星辰有些惊讶，迟疑了一会儿才开口问：“你不怕弄脏衣服？”

“我是男孩子，怕什么？女孩子才会担心衣服被弄脏。”

陆星辰突然觉得夏樊和她见过的那些城里人不一样。

可她讨厌他，讨厌他说她没有妈妈！

这么想着，陆星辰不由得后退了一步，她害怕靠近他，害怕被嘲笑，甚至因为他目睹了刚刚的那一幕，更害怕他对她的嘲讽会越来越深。

夏樊突然抬头，笑得灿烂，像是阳光洒进了他的眼睛里：“星辰，你也过来坐吧，我的围巾给你当垫子，这样就不会弄脏你的衣服了。”

眼前的男生就像明晃晃的太阳，干净而明亮，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。

很多年以后，陆星辰才明白，向阳而生本来就是地球上大部分生物的本能，谁都不会拒绝阳光与温暖，所以她对他的厌恶情绪里才会滋长出这样一种渴望。

“你……还在为上次的事情生气吗？”夏樊见陆星辰不为所动，再次开口，“你误会我了，我不是说你没有妈妈，我是说星辰的妈妈不在家，都怪我没有表达清楚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”

原来，只是这样而已。

是自己太敏感了吗？

陆星辰面对夏樊的坦诚，忽然觉得自己太斤斤计较，但又放不下矜持向他道歉，只好故作满不在乎地走到夏樊的身边坐下，说：“我早就忘记了！”



暮色四合的天空渐渐现出了星星的踪迹，夏樊躺在草地上枕着手臂望着天空，格外羡慕地说：“这里每天晚上都能看到那么多星星，真好啊！”

陆星辰不以为然地问：“你们城里没有星星吗？”

其实这个季节的星星不算多，到了夏天，只要天气晴朗，村子的夜空繁星漫天，特别好看。

“很少，几乎没看到过。”夏樊遗憾地回答。

“哦，夏天的星星会更多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的名字和星星有关系吗？”夏樊微微侧目，女孩的脸蛋因为刚刚跑太快而涨得绯红，她的眼睛落入星光，亮晶晶的。

陆星辰丝毫没有察觉到夏樊的注视，认真地望着夜空说：“嗯，我爸爸和我说过，我出生的时候是晚上，村子的上空都是星星。”

“那你一定是夏天出生的！你生日是什么时候啊？我可以回来给你过生日，顺便看星星！”

“6月6号。”陆星辰无所谓地撇嘴。诚实地告诉夏樊日期，不是因为她想要他帮自己过生日，而是她笃定夏樊离开这个村子以后，他们再也不会见面。

她知道自己土生土长的这个地方偏僻又落后，不像大城市那般繁华，很多年轻人把老人和小孩儿接到城里住之后，基本上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夏樊温暖地笑起来，郑重地承诺道：“我记住了，我到时候一定会回来陪你过生日的！”

陆星辰迎上男孩格外认真的目光，虽然她不相信所谓的“到时候”，但她还是礼貌地回应了对方一个感激的微笑。

那是夏樊第一次看见陆星辰笑，她的笑容很浅很浅，浅到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。

天空一点儿一点儿地暗下来，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夏樊盯着陆星辰微微发红的脖子，终于忍不住开口：“星辰，你爸爸经常这样对你吗？”

陆星辰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她要否认吗？可是他明明看到了她的爸爸要把她掐死。

“如果你不想说，那就不说。”夏樊见她不说话，担心她又生气，连忙补充一句。